

《冰山雪海》是冒名李伯元編譯的一本假貨

——兼論楊世驥先生的評介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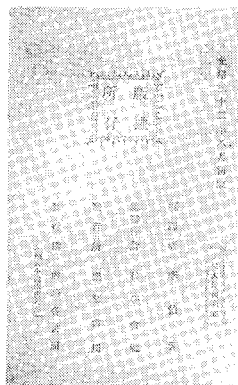
魏 紹 昌

《冰山雪海》十二回，共一百二十六頁，約四萬餘字，上海科學會社於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八月刊印，封面標「殖民小說」四字，書前未署編譯者姓名，亦無序跋之類的文字，僅在書末版權頁上印有「編譯者：李伯元」一行。對於本書的評介文章，有楊世驥先生所作的《冰山雪海》一文，收在他一九四五年四月中華書局出版的《文苑談往》第一集¹⁾中。《冰山雪海》是根據外國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小說，改編為中國化的故事。內容簡單幼稚，文字極其拙劣，無論從題材、內容或文筆來考察，顯而易見，都不能說是出於小說名家李伯元之手，可以肯定是冒名李伯元編譯的一本假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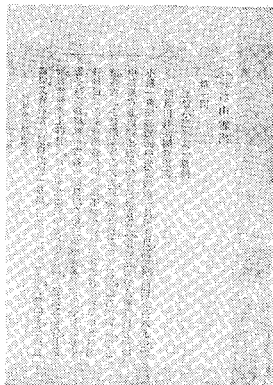
楊世驥先生看了這本小說，也不得不承認：「『編譯』小說是晚清濫極一時的風氣²⁾，「看了這個頗為幼稚的故事」，「感到不尷不尬」，「完全失去了文學的價值」。如果楊先生堅持這種看法，深入分析研究下去，倒有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楊先生接着說：「寶嘉小說多屬嚴肅的創作，所謂『編譯』小說僅此一種而已」，「這部小說因為受着藍本的牽制」，「當時寶嘉倘能徹底改寫，或照直翻譯，成績一定不會如此壞的」。他的話這麼一轉，否定后又加以肯定，就把自己已經摸到的狐狸尾巴又輕易地放掉了。楊先生又說：「全書祇是一貫的敘事，李寶嘉那種開闔自如無微不達的筆調，在這部小說裏簡直很少看到。」這話祇要改動最後一

1) 楊世驥著《文苑談往》第一集，係中華書局《新中華叢書》之一，有潘伯鷹作於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序文。收集的都是評介晚清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共四十篇，這些文章大都在抗戰時期重慶的《新中華》雜誌等報刊發表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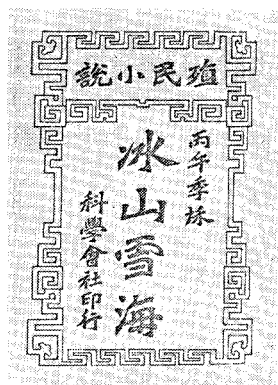
2) 晚清編譯小說風行一時，但質量大都不高。編譯者本人不一定懂外文，或由別人口述，或據別人譯本改寫。吳趸人的「奇情小說」《電術奇談》即係編譯，李伯元的《經國美談新戲》，是根據別人的小說譯本改編為戲曲的。



《冰山海雪》的
書末版權頁



《冰山海雪》第一頁，
全書共一百二十六頁



《冰山海雪》一書的封面

句中的兩個字，即把「很少」改成「沒有」，那末說的也完全正確，而楊先生爲了替自己所說「很少」兩字找根據，舉例子，於是硬在第三回中找了一段描寫海潮的文字介紹給讀者，他認爲這是「極精彩」的文字，「正是李伯元的特長」。這裏必需指出，楊先生引用這一段原書中七百字的文字，并非一字不動地整段抄錄，而是略去了二百多字，分割成小塊，然后用楊先生自己的連接語把它串成一整段，經過這樣的技術處理，原書這一段中有些「不尷不尬」的句子就被他刪去了，使讀者祇能看到楊先生認爲「極精彩」的文字。其實就憑這些所謂「極精彩」的文字，我們讀了也不能如楊先生所贊賞的那樣，感到可以和「《水滸》裏景陽崗打虎一段比擬」，更談不上讀了這些文字就能證實這正是李伯元的「特長」。《冰山海雪》寫一支探險隊經北極到南極，終於找到一片「樂土」，組織了「大同會社」。佔全書五分之二篇幅的后五回文字內容，寫的都是慶祝會上各人「一躍上臺」，大發議論，直至「全社方散」，小說就結束了。故事一線到底，平鋪直敘，文筆毫無曲折變化，現隨手摘錄兩小段示衆，讀者就不難看出這樣「不尷不尬」的文字，肯定不是李伯元寫出來的文學作品。

「咳。諸君呵。咳。諸君呵。土地固我所有。環顧土地之上。何者爲我所有。我履此土。將即吞此土乎。我枕此地。將即嚙此地乎。諸君。諸君。皆有意有識。爲高等物之人類。勿問其血爲熱。勿問其血爲涼。如聞此言。

必凡期期以爲不可。咳。諸君呵。」(第十一回，一〇七頁)

「咳。諸君呵。咳。諸君呵。不知造物主當日何以不造我爲植物。而造我爲人。不知造物主當日何以不造我爲昆虫。而造我爲人。不知造物主當日何以不造我爲鱗介。而造我爲人。不知造物主當日何以不造我爲山禽。而造我爲人。不知造物主當日何以不造我爲陸獸。而造我爲人。既以耳目口鼻造我。又以聰明才力造我。儼然具有人形。是造物主明示權利。爲我之權利。有奪我權利。惟人乃能與爭。是造物主明示幸福。爲我之幸福。有侵我幸福者。惟人乃能與爭。我等嘗不願讓人。決不敢違造物主。」(第十二回，一一九頁)

這本小說決非李伯元所編譯，不但原書本身已有充分的暴露，極易於識破，我還可以舉出最硬的旁證。同李伯元齊名的晚清小說家吳趸人，在他所作的《李伯元傳》一文中，說李伯元所寫小說，「以開智誦諫爲宗旨」，都是有所爲而作的。吳又在文中例舉了李伯元寫出的各種小說，如《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中國現在記》、《活地獄》等，其中根本沒有這本不倫不類的「殖民小說」。吳趸人特別提到李伯元的小說「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歡迎，坊賈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見重於社會可想矣。」這話就清楚地把《冰山雪海》假冒李伯元之名的真相給點出來了。李伯元死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吳文作於李逝世七個月之後，即在當年的十月或稍後，而《冰山雪海》出版於這一年的八月，即在吳寫傳的二個月前，而在這一時期內，除了這一本《冰山雪海》，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過第二本假冒李伯元之名的「小說」，那末顯然吳趸人在寫傳前正是看到了這本《冰山雪海》才發此感慨之言的。據此可以斷地，《冰山雪海》就是在李伯元之屍骨未寒之時，書商爲牟利而「以他人所撰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此外，衆所周知，李伯元之作品的署名，或用「南亭亭長」，或用「謳歌變俗人」，或用「遊戲主人」等，用的都是筆名和別號，却從未見他用過「李伯元」三字。「伯元」是他的「字」，「寶嘉」才是他的「名」，他本人自稱「寶嘉」，「伯元」一般是別人對他的稱呼。在這一點上，書商作偽，也露出了馬脚。《冰山雪海》書上的編譯者署名，僅彙躲在全書的最后一页上，這正是書商弄假心虛不敢大模大樣地拋頭露面的表現，但爲了要以假充真，又惟恐讀者不信，便急不可待地直用

「李伯元」三字了。這樣的疑點難道不很值得注意嗎？可惜楊先生確實沒有注意，反而在自己文章的第二句上，就完全肯定地寫着本書是「南亭亭長李寶嘉編譯」，楊先生不但把「伯元」(字)改成「寶嘉」(名)，還加上「南亭亭長」(別號)。這樣一來，如果有人出來說：這位寫《冰山雪海》的李伯元不是寫《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而是同姓同名的另一位李伯元，那末楊先生又該怎麼解答呢？所以，對於《冰山雪海》這本假貨，楊先生不但自己受騙，他所寫的評介文章，在客觀上還起了拉人上當的作用。

(Wèi Shào chāng)

《參考資料》

魏紹昌註：楊世驥所作《冰山雪海》的評介文章，收在楊世驥著《文苑談往》第一集中，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四月中華書局出版。全書一百二十五頁，收有關晚清文學的文章四十篇，卷首載潘伯鷹序文。

冰 山 雪 海

楊 世 驥

『冰山雪海』十二回。南亭亭長李寶嘉編譯，光緒丙午科學會社刊行，標明爲『殖民小說』。晚清一般文人利用外國小說裏的故事重新改造過，使之成爲中國面貌的東西，是很普遍的情形。寶嘉小說多屬嚴肅的創作，所謂『編譯』小說僅此一種而已。全書內容頗爲簡單：有幾個從『巫來由』被驅逐回國的華僑，他們組織了一個艦隊，想到南極和北極探險，並去找尋殖民地。於是在『二十四世紀的九十九年五月五日午時』直出泉州，望北進行，經過了許多險阻艱難，纔到了北極。原來北極是一片冰山雪海，不適於人類的生存，他們的船好容易逃出了冰礁的襲擊，繼續努力前進，通過『無處不發炸聲，無處不吐火燄』的熱帶，最後到了南極，南極也是冰山雪海，了無人煙，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他們居然在南極發現一片『新陸地』。他們採用『社會黨中均產的主義』，組織一個『共同會社』，實行開拓，生產。這時又有歐洲各國的人民來參加，認他們作爲元勳。有一天召集開會的時候，又將『共同會社』改爲『大同會社』，先後就有菲律賓、越裳、緬甸、波蘭、土耳其、朝鮮、猶太、法蘭西等國壯士登壇演說。無非講的是本國政治不良，人民疾苦，或訴以亡國滅種和戰爭殺伐的理由，結論是『大同會社』比什麼制度都好。看了這個頗爲幼稚的故事，我相信李寶嘉一定是根據當時日本小說或日譯俄國小說爲藍本寫出來的。原著的人無疑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而那個時候歐美各種社會科學書籍還沒有介紹幾本像樣的到中國來，大家所誦習的無非是梁啓超麥孟華諸人輸入的一套，李寶嘉又是一個純粹的文人，再經過一

番張冠李戴，自然現在讀了這部小說，要感到不尷不尬了。

總之，這部小說因為受着藍本的牽制，完全失去了文學的價值，當時寶嘉倘能澈底改寫，或者照直翻譯，成績一定不會如此壞的。然而『編譯』小說是晚清濫極一時的風氣。許多作者都在同一的情形之下浪費了他們的氣力。

『冰山雪海』因為受着藍本的牽制，全書祇是一貫的敘事，李寶嘉那種開闔自如無微不至的筆調，在這部小說裏簡直很少看到。全書祇有第三回『放懷任推送，臥聽潮聲：彈指現華嚴，坐觀山色』中描寫海潮的一段是極精采的：當海潮初來的時候，船上『眾人低頭一望，前後左右，閃閃鏗鏘，泛出一點一點的金星，正是太陽光線射成的奇紋異彩，却沒有什麼軒然高舉的大波，擊然下落的急浪，側耳靜聽，則覺有無數細聲，如雨滴簷，如水潑珠，如珠走盤，如丸承弦，如老人咳，如小鳥啼，嗚咽如振笛，鏗鏘如彈箏，如往如復，如斷如續，條在船後，倏又在船左右。』『駕長』報告海潮要來了，大家還是懷疑，以為『潮聲皆宏壯而激越，似這般細碎清幽，正由水流平緩，輪葉捲動，以致若此，怎便說是潮呢？』正議論着，情形就有點異樣了，『眾人……看海水顏色，深綠中，微泛金黃，滔滔滾滾，擁着，船如飛如馳，直望南流，雖走緩車，約有全速率十分之七，不覺駭然！』船祇好盡量開着『慢車』，情形又慢慢地平復了，『近晚，夕陽欲落，倒影波中，光怪萬狀，尤比初日可觀。漸漸圓月又從東方推上，無涯無際的大海，頓時化成琉璃淨瓶，連人連船，一一收入瓶中，洗滌心胸，蕩滌塵垢，都成了清華高貴的人物！』大家都在船舷欣賞，正當慶幸之際，『只見船首忽地望下一沉，沉還未定，船梢來個巨浪，打過船頭，濺得眾人自首至足，無處不是水痕，頓時人聲四沸，都疑遭了大禍。』於是大家遵照『駕長』的吩咐，躲回艙裏，『待到枕上，只聽得風聲浪聲，雜沓交作，船身猛地拋上，便如上天，猛地落下，便如下地，桌上茗盞，牀邊唾壺，東倒西翻，此撞彼擊，已不能安然入夢了。不知怎地，船身猛地亂旋亂轉一陣，警鐘連響，輪軸猛震，兩耳幾乎失聰，人人驚得披衣起坐一回，艙面又寂然無聲，但覺驚濤駭浪，一落千丈，一起萬尺，只在後梢撞擊，船便隨着勢，一顛一播，不曾停過一抄。』像這種沖淡如白開水似的描寫，往復曲折，正是李寶嘉的特長。前人小說中的驚險場面能如此傳神者，恐怕祇有『水滸』裏景陽崗打虎一段差足比擬了。